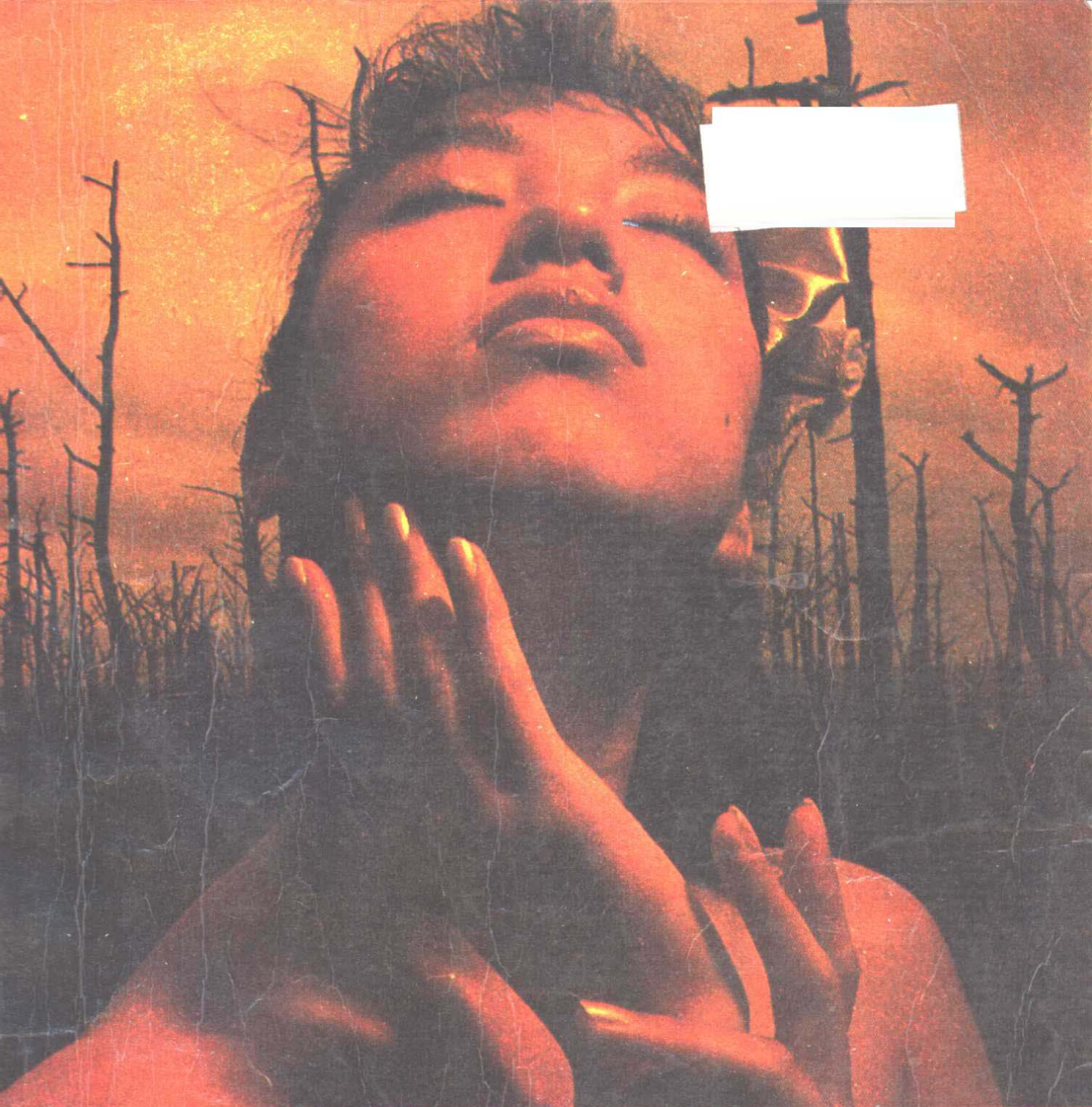




日本大众文学名著丛书

# 断崖落魂

●〔日〕黑岩重吾著 ●王志泽

# 断崖落魂

〔日〕黑岩重吾

译者：王鹭

吉林人民出版社

醉塵齋魂

〔日〕無名氏著

译者 王鸞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石岘造纸厂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7.125印张 156千字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800册

ISBN 7-206-00373-7

1·73 定价：2.30元

##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述追踪命案的推理名篇。石原工业部长十川因经营有方被擢升为高柳工业理事，赴京上任途中竟鬼使神差地去了故乡的原野，丧命与亡妻相誓永结百年的崖畔。突然的恶噩带来迷一般的变化：警方认定他是自杀，公司对善后事宜不理不睬，昔日的得力助手一反常态，美丽的妻子冰冷无情……

素常携同十川出入娼家酒吧的报社社长川草，深知十川因得不到后妻的爱而百念俱灰，唯有离家出走的女儿才是他的生命所依。迷惘之余川草开始走访酒吧妓院，追踪与十川相好的女人。在他温暖的怀抱里女人们昏然吐露真情。而与泰子夫人的会面，又使他为自己伴同十川夜不归宅、嫖宿娼家而汗颜。

经过一番走访与努力，川草最终找到了十川的独生女儿，摸清命案的脉络，使案情大白于天下。

## 日本的大众文学

尾崎秀树

日本的大众文学范围很广，包罗了历史小说、现代（家庭、爱情）小说、推理小说、科幻小说、滑稽·明朗小说、纪实小说等。诸类归一，统称为大众文学，是始于1920年代后半。

大众文学的形成与纯文学较然不同。日本的大众文学本来就是和纯文学分别确立、发展的，它的基础是报纸、广播、电视等大规模传播媒介（mass media）的成熟。

大众文学的确立时期在1920年代中期，是关东大地震（1923年）之后一、二年诞生的新兴文学。

日本的经济，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短暂繁荣，很快便趋向衰落，遭到严重的不景气，唯有大规模传播（mass communication）产业欣欣向荣。由于铅字铸造机和高速轮转机的备置、四版印刷的采用、通讯技术的改善，有影响的日报加强了全国性。充实社会版，扩大家庭、娱乐、体育新闻等专栏，适应了新的大众读者的要求。尽管关东大地震遏阻了这种倾向，但大规模传播迅速从废墟上恢复，而且盛况空前。《大阪每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的发行量都超过百万份。连载小说也迎合读者的口味，促进了新文学的诞生。在月刊杂志方面，《国王》等



群众性的大型杂志创刊了。创刊号印数就达到 75 万册，这在日本杂志史上是创纪录的。《国王》月刊上，不仅有村上浪六、渡边霞亭等明治时代以来的大家操觚，而且荟萃了吉川英治、下村悦夫等新秀。接着，报社系统的周刊杂志也相继创刊。以日报、周刊杂志、月刊杂志等大规模传播媒介为园地，大众文学争芳斗艳。

以往一直被称作新评书、通俗读物、被视为庸俗的大众性文学，时来运转，大众文学家也抱着新的自觉执笔写作了。最初是组织了大众文学家联谊团体——21 日会，并出版了机关刊物——月刊《大众文艺》。参加者有这一时期大众文学的主要作家白井乔二、本山荻舟、长谷川伸、国枝史郎、平山芦江、江户川乱步、小酒井不木、正木不如丘、矢田插云、土师清二、直木三十五等。以这些作家为主，出版了《大众文学全集》，大众文学的存在为社会所认可。

大众文学，在形态上是大量生产、大量传递、大量消费的大规模传播文学，其本质则着眼于普及和提高为大众的文学。一位先驱作家曾说过：“纯文学是为作家本人的文学，而大众文学是作家与读者共同创作的文学。”优秀的作家总是先考虑大众的需要，然后将这种需要在作品中具象化，再供给读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文学作家就是以创作的形式来表达大众的喜好和愿望的代言人。

在近代化道路上起步较晚的日本，以先进的西方为模式，奋力赶超，从上层强行推进近代化。在文学方面，这种倾向也彰明较著，把近世以来文学的大众性传统当作落后的东西抛弃，追求文学近代化。这样，文学的大众性传统变成潜流，知识阶层和大众之间在文学志趣上出现了差异，知识阶层需要的东西和大众需要的东西越来越隔绝。纯文学作为知识阶层文

学，以确立近代的自我为命题，产生了二叶亭四迷以来的优秀作品。而文学的大众性传统，被贬低为庸俗的东西。要克服偏见、恢复传统的活动，就是大众文学。

日本的大众文学，继承明治时代以村上浪六、冢原涩柿园、碧琉璃园（渡边霞亭）等为代表的历史小说、以菊池幽芳、村井弦斋等为代表的通俗小说、以黑岩泪香等为代表的侦探小说的源流，并吸收白柳秀湖、堺利彦等社会主义者、社会活动家所倡导的社会评书、新评书（直接出版的评书，是评书的革新），形成巨大的文学山脉。与此同时，由于法国作家雨果、大仲马和英国作家狄更斯等人作品的影响，以及大众性歹徒小说和中国传奇的刺激，大众文学的内容也充实起来。

在大众文学的确立时期，历史小说是中心，而家庭爱情小说和侦探小说被排除在外。随着大规模传播手段的成熟，出现了能驾驭现代小说和历史小说两者的作家，侦探小说也跻身于大众杂志，被囊括到大众文学整体之中。

日本的大众文学发轫于历史小说，是与大众文学志在复兴近世以来文学的大众性传统有关。由于大正时代民主主义高涨，民众开始具有社会意识，他们要求用文艺来发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衰退所带来的不满。虽然也有一部分群众自觉地直接诉诸争议和游行，但大部分群众还没有成熟到这种程度，便要求在大众性文艺作品中寻求不满的发泄口。家庭爱情小说倾向于描写风俗，能引起读者共鸣，但并未达到消解不满，于是这一要求就转向历史小说。以历史为素材的历史小说，虽不允许过分改动历史面貌，但历史上的空白之处非常多，借古讽今是可能的，有助于不满的消解。历史小说是剑的文学，但那不是残杀，大都是铲除邪恶的反抗之剑。不过，与纯文学读者相比，当时的大众读者文学修养还很低，为了不脱离通俗，大众

文学有违宿愿，创作带有偶然性、人为性，艺术上不及纯文学的水准。

经过昭和前期（1930年代前期）的成熟时期，家庭爱情小说与历史小说成为大众文学的两大支柱。随之逐渐摆脱通俗性，而纯文学作家也涉足其间，使大众文学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然而，由于强化非常局势管制，战时更进一步镇压言论、统制文化，大众文学无法充分实现其可能性，一切都留待战后才了。

战后的大众文学从天皇制禁锢下解放出来，开始向传统的秩序和道德挑战。田村泰次郎的“肉体派宣言”就是一个表现。织田作之助主张“可能性的文学”，断然与志贺直哉所代表的私小说传统决裂。他质问：日本文学中可曾有过《一千零一夜》和《十日谈》所滥觞的、小说本来应具备的趣味性么？他认为，排斥虚构性和偶然性的艺术观已经过时，应该恢复小说的趣味性。

这一主张继承了横光利一在1935年前后提倡的“既是纯文学，又是通俗小说”的观点。在“纯粹小说论”盛行之际，参加论战的坂口安吾曾进一步发展了横光利一说，认为：“趣味性本身毫无通俗与纯粹之分，纯粹性绝不会因趣味性而通俗化。”不过，他们的提倡结出果实却是在战后。

虽然美国占领下言论统制接踵而来，但杂志相继创刊，满足了长期以来大众对文学的饥饿感。《日本小说》、《小说新潮》、《苦乐》的创刊推动了大众文学的发展。这些杂志都是在1946、47年创刊的。《苦乐》的“编后记”提出了“意在构筑社会人的文学”的宗旨。《日本小说》也同样申明，“要把基点较高的小说从狭小的实验室解放出来，为更大的多数所有”。《小说新潮》则立志“使小说文学更上一层楼，开拓新领域。既不

堕入通俗，又不附庸风雅。作为娱乐的小说，要别开生面，同时还要充分发挥现代小说所肩负的人生教师的使命”。

于是，以这些杂志为母体，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创作出既立足大众性、又保持艺术水准的中间小说、风俗小说。与此同时，以当时主要的大规模传播媒介——报纸为舞台，新型的风俗社会小说不断发表，如织田作之助的《星期六夫人》、狮子文六的《自由学校》、石坂洋次郎的《绿色山脉》和《山岗花盛开》、大佛次郎的《归乡》等，都轰动一时。《自由学校》反映战后混乱的社会状况，描绘了夫妻的家庭生活。《山岗花盛开》通过追求自由生活的年轻姑娘和她的当了家庭主妇的姐姐的形象，描写了战后社会。《归乡》是让满身战争伤痕的人物登场，对战后的混乱予以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批判。

继杂志和报纸之后，周刊上连载小说也大受欢迎。吉川英治的《新平家物语》、源氏鸡太的《三等董事》等，风行一时。

《新平家物语》以叙事诗的结构讲述了源平动乱的时代，而《三等董事》是描写财阀解体后企业内部纠葛的职员小说。

进而广播和电视的普及、发达也影响了小说。菊田一夫把广播剧剧本编写成小说《请问芳名》，引人爱读。出版界为抗衡电视而创办的周刊杂志上，各种连载小说也硕果累累。为对抗文化视觉化倾向，除了出版周刊杂志，出版界还采取了起用业余作家、作家影视化、文学奖橱窗化效应、妇女杂志大型化等措施。

在作品方面，历史小说有了新进展，以松本清张为代表的社会派推理小说风靡，涌现出《挽歌》的作者原田康子、《人的条件》的作者五味川纯平、《冰点》的作者三浦绫子等，对以往的文坛有所突破。

战后大众文学增强了“现代性”、“风俗性”、“记录性”三

要素，进而又产生了具有国际视野的作品。体验过漫长战争的日本读者需要有现实感的作品，而电视的那种临场感更激起读者对纪实性作品的关心，促进了“调查而来的小说”的诞生。推理小说的流行，也使得运用这种手法来暴露社会黑暗面的作品日见其多，并出现了反映国际性企业竞争和政治性经济恐慌的小说。

这一时期的历史小说的特点是提高了现代性，更加注意以现代感觉去捕捉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从山本周五郎到司马辽太郎，作家如云，十分活跃。他们不仅仅对历史素材进行加工，而且注意从出场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来反映现代人。

战后过了近20年，社会派推理小说的作者们开始趋向风俗性。为了深化各自的主题，他们更加关心风土性和传统性。五木宽之、野坂昭如、井上厦等新作家，科幻小说领域的小松左京、筒井康隆等，超短篇小说作家星新一、传奇科幻小说作家半村良等，如群星灿烂。

这样一来，区分大众文学和纯文学的界限不明确了，两者都增强了大规模传播文学的性格。但大众文学被称之为娱乐（entertainment）了，确立时期（1920年代）所具有的生气减弱，代之的是呈现多样的方向。

反映现代社会的复杂，大众文学也是多种多样的。除了科幻小说、推理小说、历史小说、风俗小说之外，还有纪实小说、传记小说、非虚构小说（基于事实的小说，故事性比报告文学强）等，如此纷纭，想以一维的形式来把握其全貌是不容易的。但这也是反映大众的喜好、回答大众的要求、与大众一同前进的大众文学的必然形态，虽然令人对今天的大众的小说（romance）有如梦之感。

这套《日本大众文学名著丛书》，以大众文学两大支柱之一

的现代小说为主，所收的每一部作品都是自发表以来一直为广大读者所爱读的代表作。

现代小说继承了明治时代家庭小说以来的文学遗产。明治时代的家庭小说产生于明治20年代后期。立足于现代的认识，则往往以为是通俗的家庭、爱情小说，其实，它本是老一代和年轻一代都能欣赏的家庭的小说。从明治到大正时代，尾崎红叶的《金色夜叉》、德富芦花的《不如归》、菊池幽芳的《己之罪》、村井弦斋的《食道乐》、小杉天外的《魔障痴情》、小栗风叶的《青春》、泉镜花的《妇系图》、渡边霞亭的《漩涡》等作品接连问世。主要是发表在报纸上，也有改编为早期话剧上演的，广受欢迎。

众所周知，《金色夜叉》是以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明治中期的世态和风俗为背景，描写金钱的力量使一对男女误入歧途的悲剧。女主人公阿宫被钻石戒指诱惑，抛弃了未婚夫贯一，而贯一为了复仇，变成冷酷无情的高利贷者。当上富豪夫人的阿宫重新意识到对贯一的爱，苦恼不已。这一主题进而影响到大正、昭和时代的通俗小说家菊池宽，以《金色夜叉》为楷模，他写了《真珠夫人》。

明治时代，大众文学和纯文学尚未分化，优秀作家描写世态和人情，博得大众读者（尤其是妇女层）的好评。

大正时代堪称为发现女性和孩子的时代，同时也是大众这一存在被大书特书的时代。妇女杂志和儿童杂志纷纷创刊，大众杂志也全都面世，新作家们活跃在这些杂志上。

第三次、第四次《新思潮》派的久米正雄写作了《破船》、菊池宽发表了《真珠夫人》和《第二次接吻》、吉屋信子完成了《地垠》《海角》《天涯》三部曲，都在通俗小说的世界占据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其中，菊池宽是抱着明确的意图从事创作的作家，是把“人类的趣味”置于作品基础的先驱者。他批判文学陷入以身边琐事为主的私小说之中、丧失了小说本来具有的趣味性和主题感人的倾向，着意于创作大众喜闻乐见的传奇式小说。

此外，三上於菟吉、长田干彦、中村武罗夫、加藤武雄，牧逸马等作家也大显身手。而三上於菟吉和牧逸马等兼写历史小说的作家的出现，使包括了通俗小说（家庭、爱情小说）和历史小说的大众文学确定下来，是在昭和前期。当时加藤武雄列举了家庭小说的三个条件：有健全的道德，在家庭中大家都能读；即便是深刻的事实，最后也要讴歌道德的胜利。由此也可以看出明治家庭小说以来的传统。

创作幽默小说的佐佐木邦、创作纪实小说的木村毅、创作侦探（推理）小说的江户川乱步等，在各个领域里各显其能。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当中，也有抱着艺术大众化的意识写作品的，如贵司山治、细田民树、林房雄、片冈铁兵等。

昭和十年前后，无产阶级文学受挫，大作家东山再起，艺术派发生质变，结果，大规模传播文学呈现一定的稳定状态。这时，横光利一提出“纯粹小说论”，给纯文学——大众文学的对立面以影响。

报纸和周刊也积极地起用纯文学作家，期望有助于大众小说质量的提高。山本有三的《波浪》《风》《女人的一生》、岸田国士的《由利旗江》、川端康成的《浅草红团》、横光利一的《寝园》等，都曾在报纸上引起轰动。1933年，尾崎士郎的《人生剧场·青春篇》在报纸上连载，这部描写青成瓢吉的青春历程的长篇，并没有引起文坛多少善意的反响。然而，川端康成给予了高度评价，说这部作品不仅表明了作者是如何生活的，而且，对于何谓长篇小说、何谓连载小说、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问题、成人（社会人）值得一读的小说的问题等，也是一个起到灯塔作用的收获。

战争期间，不允许自由的创作活动，许多作家被编入战时体制，所以值得评价的作品非常少。事实上，也有的作家顽强抵抗，继续进行不指望发表的写作。

战后，大众文学首先复兴的是风俗小说。战前的风俗小说大都是描写风俗的表层，而到了战后，从种种禁忌中解放出来，讽刺世情的东西增多，为生活在混乱时代的战后大众读者所喜爱。不过，进入昭和30年代以后，战后的特点才更为鲜明。剑客小说再起，社会派推理小说勃兴，业余作家们崭露头角，在铅字媒介的改观中，这种倾向日见显著。与五味康祐、柴田鍊三郎前后登上文坛的松本清张，一改以往推理以解谜为主体，把重点放在动机（个人的、社会的）上，着眼于事件的社会性、政治性问题。《点和线》等就是硕果，把人们的注意都吸引到推理小说上来。原田康子的《挽歌》是以边陲小镇钏路为背景，描写一个年轻女性的青春彷徨，具有不同于过去日本式抒情的风格。五味川纯平的《人的条件》，通过一对男女的生活，探讨了战争与人的问题。这部六卷的长篇巨著拥有广大的读者，是因为读者也都有曾经挣扎在战争中的痛苦感受。

社会派推理小说的作者还有梶山季之、水上勉、邦光史郎、黑岩重吾等。他们逐渐明确了各自的方向，开拓了企业、风土、古代史等方面的题材。

到了昭和40年代，被称作“新战后派”的归国派或废墟、黑市派活跃，引人注目。其代表作家是五木宽之和野坂昭如。远离祖国的意识，是上海出生的生岛治郎和在东北遭逢战败的大藪春彦所共通的。也可以说，他们是要从非日本的土壤逼近日本的土壤，用国际性视野来看待日本，从而扩展了文学

领域。

渐渐开始用娱乐 (entertainment) 来称呼大众文学的这一时期, 大众文学更加多样化。创作山岳小说的新田次郎、创作动物小说的户川幸夫、创作经济小说的城山三郎等, 举世瞩目。而后进入昭和 50 年代, 反映信息社会的状况, 小说的情报化加强, 非虚构作品大受欢迎。

森村诚一的社会派推理小说、筒井康隆的讽刺性荒诞科幻小说、小松左京的政治小说式近未来科幻小说等, 也都是基于现实感, 值得一读。界分纯文学和大众文学的畛域湮灭了, 为反映多样化社会, 他们在创作种种倾向的作品。但是, 大众文学的主要目的并未改变, 仍然是取决于大众之所好, 慰藉大众。

**尾崎秀树** 日本著名评论家, 致力于大众文学研究。现为日本文艺家协会常务理事、大众文学研究会负责人。主要著作有《大众文学》《大众文学论》《大众文学五十年》等。

李 翟 译

## 目 录

|            |         |
|------------|---------|
| 法善寺之夜..... | ( 1 )   |
| 突然死亡.....  | ( 30 )  |
| 意外的传说..... | ( 49 )  |
| 不贞的妻子..... | ( 74 )  |
| 十川的秘密..... | ( 102 ) |
| 大理石女人..... | ( 122 ) |
| 妻子的嫉妒..... | ( 145 ) |
| 京都旧事.....  | ( 164 ) |
| 银色假面.....  | ( 190 ) |

## 法善寺之夜

“红帽子”酒吧位于梅田新道以东，宇治电大厦的南面。这一带不如北边新地一带繁华。但是，幽暗、狭窄的街道两旁，那些肃静、优雅的酒吧射出的点点灯火在夜幕中明灭闪烁，宛如奇异的花朵，竞相媲美。在这些酒吧里，“红帽子”是比较豪华的，它和其他酒吧迥相异趣，这并非指外表而言。别的酒吧都极力各自拉住一伙客人，“红帽子”则不然，它是大阪财界人士云集的沙龙，最近才名声雀起。

星期六晚7时左右，和喧嚣的梅田以及梅田新道一带相比，这里显得十分安宁，静谧。路上的行人大多是摩肩搭背的情侣，这些人都是去浓香流溢的中之岛河畔绵绵细语的。他们脚步轻缓地走过“红帽子”门前，消失在中之岛河畔那幢明治时代建成的最高法院大楼的暗影里。

最高法院的对面有家历史悠久的K医院。医院的大玻璃门年代十分久了，有些暗旧。这时，门开了。一个身穿白色衣服的老医生和一个中等身材，体格硕壮的中年男子走了出来。

没等中年男子低头，那个老医生先向他鞠了一躬。可以看出这个人对医生和医院是个相当重要的人物。他脸色黑红，微胖，眼睛，嘴角，特别是那隆起的鼻子，都显露出一種精

悍。

中年男子和医生道了别，迈着稳健的步子慢慢向“红帽子”酒吧走来。

这个人叫十川隆造，是石原工业的董事兼营业部长。10分钟后，他推开了“红帽子”酒吧的门。

现在是晚上7点，时间还早，客人都没到。散坐在柜台旁闲聊的女招待们同时向十川望去。“您来了。”女招待们大声打着招呼，脸上溢满了真诚的微笑。十川是今晚的第一个客人，女招待们为他的到来十分高兴。

只有一个坐在角落里桌子旁看电影杂志的女招待抬头冷冷地瞥了一眼，又把视线落在杂志上。这个姑娘大眼睛，身材瘦削，象个少女。她叫布川麻理。

十川在中间一张大桌子旁坐下，除麻理外，所有的女招待都聚到了他的周围。

和十川挨得最近的是九条圭子，不久前她还是个时装模特。圭子面色白皙，眼睛细长，鼻子小巧玲珑。在“红帽子”酒吧里，她美貌超群，和“红帽子”的老板娘鸣尾夏江最受十川青睐。

“十川先生，您明天8点半动身吧。”

坐在十川右边的曾野美津枝说。面颊丰腴、肌肤润泽的美津枝是“红帽子”酒吧的老资格女招待，十川在这里招待客人时，总让她陪酒。在与客人的打诨闲聊中，美津枝有一种会使对方十分愉悦，而又自叹弗如的才智。

“对，坐8点半的‘出云’号列车。”十川回答道。

他这次动身，既不是出差，也不是旅行。石原工业不久前将高柳工业收买下来，十川被任命为高柳工业的常务董事，明天去东京单身赴任。

“我们就要分别了。”

